

# 祖孙两代, 生命中最美的珍藏

■阿昕

## 家风

休假归队前, 我专程来到安葬爷爷的内蒙古乌不浪口烈士陵园, 将特地带来的两个“小红本”整齐地摆放在爷爷的墓碑前, 并向爷爷庄严敬礼。朝阳洒在一旧一新两个小红本上, 封皮上的党徽格外耀眼。

我是爷爷最小的孙女。在他的怀抱下, 我学会了走路。在我小时候, 家里炕上摆着一张小木桌, 桌上摆着一摞摞硬壳红本。爷爷十分在意这些红本, 不许旁人轻易翻动。有一年除夕, 奶奶大扫除擦木桌时, 不小心把红本的顺序弄乱了, 爷爷气呼呼地出门溜达了一天不肯回家。

那年的年夜饭, 爷爷吃了没几口, 就拉着我坐在炕上, 陪他重新整理木桌上的红本。我不知道红本的摆放顺序, 便把一个很小很薄的红本压在两个大红本中间。爷爷四下寻不见, 急出了一头汗, 对着我长长短短地比划。当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 从一堆红本中抽出小红本时, 他高兴得用胡茬在我额头上来回蹭。

那个除夕, 一向反对我睡前吃东西的爷爷, 破例在我钻进被窝后, 又给我热了个流着红糖油的三角包。我一边被糖油烫得龇牙咧嘴, 一边看着爷爷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手中的小红本。当时, 我并不知道那个封面写着“党费证”的小红本的含义, 只知道它对爷爷太重要了。

等我再长大一些, 爷爷把他年轻时参加战斗的故事讲给我听。

爷爷十几岁时, 抗日战争爆发。过了很久, 亲王府的人才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土房上糊了一层布告。旗里识字的人没几个, 被“扫过盲”的爷爷就坐在布告下面, 为大家读布告内容。

一天, 警察署的官员骑着高头大

马经过旗里, 说是去打仗, 顺道带走了几个识字的年轻人, 爷爷便是其中之一。后来, 当爷爷发现警察署的性质是日伪时, 他连夜翻墙逃走了。

爷爷一路躲躲藏藏, 十几天没寻着一个落脚的地方。在他生命垂危时, 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队伍里的首长见爷爷饿得脸色发青, 便把省了半个月的干粮全让他, 还把爷爷扶上自己的马休息……那是爷爷离家后, 头一回感受到真心实意的温暖。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辽阔的内蒙古, 从西到东, 不少地方留下了爷爷参加革命斗争的足迹。多年后, 爷爷常常说起自己对那位首长和同志们救命之恩的感激, 更庆幸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爷爷后来尽管取得了不少战功, 但他心底一直藏着一份遗憾。因为少年时有“日伪投诚”的记录, 他一直没有机会入党, 老红军、老英雄、老干部、老首长……再多的“称号”也没能让他真正开心。

改革开放后, 爷爷终于有了一个人党的机会。

爷爷说, 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坚持写入党申请书, 终于如愿以偿了, 激动得热泪盈眶。

入党那一年, 爷爷60岁。后来, 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回忆过入党那天的情景。回家的路上, 他将党费证揣在口袋里, 挺起微驼的背。那天的太阳格外和暖, 天上的霞光如同水染的锦缎, 将他带着补丁的旧衣服也映衬得焕然一新……

有一阵子, 每当我在家人面前生动地复述爷爷讲过的战斗故事时, 总能引来爷爷的夸奖。我窃喜这样的举动, 竟能带来如此热烈的家庭氛围, 便更加积极地表现。

时至今日, 回忆与现实相连, 我才领悟到: 那颗留在爷爷肩胛骨里的子弹, 那条他左腿上的狭长刀疤, 那



插画:姜晨

只缺了一角的右耳, 那根再没长出指甲盖的小手指……那些爷爷轻描淡写的过往, 是我所难以真切触及的厚重历史。

等我讲爷爷的全部故事时, 爷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躺在病床上, 含含糊糊地反复表达着: “以后, 小红本你要帮爷爷擦擦。”年幼的我, 总觉得以后还有的是时间……

一天, 我放学回家后,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来帮家人照顾我的邻居, 在我的追问下, 告诉了我爷爷去世的消息。

按照蒙古族习俗, 老人的葬礼孩童不能观礼。我至今仍记得, 我跑掉一只鞋趴在爷爷家铁门外的地上不能进去看他的绝望。

头七过后, 父亲把爷爷唯一的遗物——那一摞红本, 带回了家。他说, 爷爷弥留时特意嘱咐: “红本子别随我烧了, 留给阿昕。”

那是一个7岁女孩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我把爷爷最珍视的、放

在一摞红本最上面的那个小红本贴在胸前。这位老党员, 把他最宝贝的东西, 留给了我。

从那以后, 我揣着小红本给予的力量笃定前行。小红本扉页上的入党誓词, 被我在心里反复刻写了一遍又一遍。高中时, 我成为全校唯一一名学生党员。18岁的人生岔路口, 我毅然报考了军校。这是爷爷的心愿和热爱, 亦是我的使命和荣光。

如今, 我在“豆腐块”上端正的绿色军帽里, 一直珍藏着两个小红本, 一个是爷爷的党费证, 一个是我的党费本, 我每天都会将它们轻轻擦拭一遍。

我时常想象爷爷入党那天的场景: 家乡的草原上, 夕阳里游动着七彩的牛羊, 牧羊人也走在云端, 和风把袅袅炊烟吹向天边, 把倒伏的草梳成绿色的波浪, 把黄油温柔舒缓的香浸入爷爷的肺腑……这位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亲人, 这个为“小红本”执着了一生的人, 生于1921年。

## 成为山的一部分

■陈焱

我似乎从小与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出生的地方位于昆仑西藏的群山之间; 父亲给我取名“陈焱”, “焱”的意思是很高的山; 父亲最初的工作岗位在边防, 我从记事起就和母亲从这座山赶到那座山, 与父亲团聚; 家里的全家福, 背景大多是一座座山, 有皑皑雪山, 也有刀锋一样的石山……

父亲所在的山, 离我十分遥远, 成了我儿时的仰望。由于我与父亲平时相处的时间不多, 一到探亲的时候, 我就整天黏着父亲。但父亲总有忙不完的工作。一次, 他穿上厚厚的衣服准备去巡逻, 我嚷着要跟他去, 被他拒绝: “等你长大了, 我再带你去。”

父亲工作忙, 家里的事情几乎帮不上忙, 可母亲总说父亲最懂什么是责任。记得有一次, 我看见邻居在吃杏子, 就跑去缠着母亲也要吃。那时, 家在山上, 周围生活条件有限, 母亲一个人既要上班, 又要照顾我, 哪有时间抽身下山买杏, 积攒了很久的苦与累让她拿起电话冲着父亲发了火。第二天, 我和母亲回到家, 看见门口放着一筐黄澄澄的杏子。原来,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 父亲打了十几个电话, 托山下的战友买来鲜杏, 又辗转找到刚好上山的车。从不求人的人, 因为这一筐杏子, 求了不少人……

母亲抱住我, 红着眼睛说: “你看, 你爸多疼你。”

“那他怎么老是不着家?” 我问母亲。 “他不着家, 正是为了守护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家啊!” 母亲回答。

当时我年纪还小, 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话, 但我确定父亲是爱我们的, 这对于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主动向父母要那。

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似乎不知道什么叫辛苦, 就算高原的冰风雪刀割去了他的青春岁月, 他似乎永远都在攀登, 不只是向着边防的那座座皑皑雪山, 更是向着他的信仰攀登。有时, 母亲劝他不要太辛苦, 但父亲总是笑笑说: “现在辛苦, 真打起来, 才能少流血。”

有一段时间, 我和母亲连着几个月联系不到父亲。那天, 我终于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电话中, 他的声音嘶哑, 却依然平静有力。他笑着说: “一切都好, 无须挂念。”听到父亲的声音, 我不禁泪目。

我知道, 父亲是希望我成为山的。如果不是那样, 他就不会在有用的团聚中, 不遗余力地教导我, 从锻炼身体到锤炼意志, 再到理解责任、学会担当。他的言传身教在不知不觉间为我筑牢了根基, 帮我认清人生要选择

的路。军校毕业后, 我也来到了边疆, 走近了父亲, 走近了那些他守护过的山。我盼着能像父亲一样, 为他守护过的山, 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 两代之间

### 真正的山

■陈富裕(陈焱的父亲)

孩子, 我不是山, 我只是有幸看过真正的山, 有幸成为那山的一部分。

我看到的真正的山, 是那些向战而行的巍峨身影, 戍边将士听令景从, 迎着鹅毛大雪连夜出征, 不管是冰层覆盖的河水, 还是那凛冽刺骨的寒风, 都挡不住他们坚定的脚步。

他们从不叫苦叫累, 他们视国土比生命还重, 英勇的身躯, 倒下了又坚强地站起来。那一张张向战而生的面孔, 那一个个不畏生死的战友, 这些, 才是真正的山——革命军人为着强国强军信念、为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凝聚成巍峨群山。

成为这样的山, 是你, 是我, 是每一名军人最大的荣耀。



## 家庭秀

和煦的阳光下  
彩色泡泡  
随着春风起舞  
爸爸的臂弯  
是温暖的摇篮  
摇出一个又一个  
美丽的梦

黄腾飞配文

## 定格

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卫生连上士同形成跟随部队驻训前, 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望。因为一家人在单位组织的文娱活动中开心地吹泡泡。

金帅摄

## 收集春天的阳光

■王明洪

### 那年那时

我的老家在豫南一个偏远的小村庄, 空气湿润, 雨量丰沛。当春天第一缕阳光照进整个村落, 母亲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到家里所有被褥衣物拿到阳光下晾晒。母亲见年幼的我对此感到好奇, 便解释: “我是在收集春天的阳光哩!” 我半信半疑地点点头。到了晚上, 我盖上了白天晒过的棉被, 温暖瞬间把我的身体紧紧包围, 我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我读高中那会儿, 学校在另一个镇上, 离家有50多里路。我坐公交车到学校需要绕一段山路, 过一座铁桥, 然后再徒步走1公里。由于离家远的缘故, 和很多同学一样, 我选择寄宿, 两周回家一次。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 我正在宿舍里温习功课, 母亲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周你没有回家, 我特意做了一些你爱吃的菜。”说罢, 母亲把一个饭盒轻轻放在我的书桌上。青春期的我, 对于家境的贫寒, 总是无端地归罪于父母, 对他们暗暗埋怨。我皱了皱眉头说: “我在学校很好, 你来干什么啊!” 母亲张了张嘴, 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沉默了一会儿, 她开始清洗我换下的衣服。我让她放下, 她不听话, 只顾埋头洗。一切收拾妥当后, 母亲提着空荡荡的饭盒准备离开。可没过多久, 她又快步折了回来: “现在是春天了, 被子要经常晒!” 说罢, 她走向我的床铺。母亲身材矮小, 显得略有臃肿。我的床是上铺。她双手握紧床沿, 弓起背, 踩着铁梯, 艰难地往上爬。良久, 她才抱着被子缓缓地下了床, 向宿舍外走去。我的心里一时间

五味杂陈。

母亲离开时, 我把她送到学校大门口。为了省钱, 她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母亲一边推着自行车, 一边说道: “家里正在春耕, 一切都好, 你安心上学, 其他事不用管!” 母亲的话很轻很淡, 就像一片薄薄的云, 一出口就融化在空气中。我无语, 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看着她的几缕白发在微风中飞扬, 我眼睛里一下子升起了雾气。

“你快回去吧, 记住被子要常晒, 这样对身体好!” 母亲向我招招手, 骑上自行车, 缓缓地离开了。

我知道, 她要翻过一座山, 还要越过一条河, 最后还要推着自行车走1公里才能到家。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 我情不能自已, 潸然泪下。

参军入伍后, 我所在的部队在祖国北疆的一个边陲小镇, 驻地常年风沙走石, 气候恶劣。那天傍晚, 我训练归来。连值班员告诉我, 下午母亲打来电话, 让我抽时间给她回电话。母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 难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家里电话, 迫不及待地询问。母亲呵呵一笑: “也没啥事, 我就想提醒你, 春天到了, 要经常晒晒被子, 这样对身体好!” 虚惊一场, 我摇摇头想笑, 可又有点想哭。脑海里, 突然出现多年前的那个上午, 母亲在学校给我晒被子的场景……

我听母亲的话, 第二天, 晾晒了被子。晚上, 我躺在床上, 盖着被太阳晒得蓬松的棉被, 心头热热的、暖暖的。被子那阳光的芬芳, 让我的梦变得宁静而祥和。我知道,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那丝丝缕缕如暖阳的母爱, 总会伴我左右, 她会一直在, 永远在……

本版投稿邮箱: jbrjt@163.com

## 一路相随

■孙梓菡 纵横

他们总能理解并支持对方。

两人举行婚礼的时间原本定在前年9月, 可老马突然接到命令, 连队被建制抽调到西北高原某部。从南国密林到西北高原, 老马离妻子更远了。

“既然认定了你, 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跟你去。”妻子在给老马的信中写道。

新单位刚组建, 老马作为专业骨干, 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那段时间, 两人视频连线, 老马每次看起来都十分疲惫。老马很少在电话里和妻子诉苦, 但妻子其实心里都明白: 驻地环境艰苦; 他任务繁重, 工作辛苦……

有一次, 妻子对老马说, 自己打算辞职去驻地陪他, 给他做家乡的饭菜, 让他

过得安心。老马却怎么都不同意。

那年年底, 妻子瞒着老马不远千里去单位看他。一路上, 车窗外的风景渐渐变得荒凉, 直到完全变成戈壁荒漠……妻子真正懂了老马的苦, 也明白了他不让自己跟去的用心。

今年春节前, 因为工作需要, 老马放弃了过年休假的机会。妻子本想赶在春节前去陪陪老马, 不想老马老家又出现零星疫情……婚后第二个新年, 夫妻俩再次无法团聚。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人回来就好。”这一次, 离休假的日子越来越近, 妻子在电话里叮嘱老马不必张罗着自己买礼物。

休假这天, 老马一大早就出发了。妻子说要去机场接他, 老马拗不过她, 只好笑着答应了……

你, 那我就帮你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吧, 你安心在部队工作。”

老马听后, 顿时湿了眼眶。

去年春节前, 老马和妻子终于举行了婚礼。但随着疫情发生, 两人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的甜蜜, 妻子便走上了抗疫一线。

妻子工作间隙, 会跟老马视频通话。视频的机会其实很难得, 可一向健谈的老马有好几次没说几句话就以工作忙为由挂断了电话。老马其实是不忍心看妻子脸上因为长期戴着防护面罩而留下的道道压痕, 更不想聊久了, 耽误她难得的休息时间。

回到老家没多久, 妻子就瞒着老马辞掉工作, 去老马的家乡重新找了份工作。

为此, 老马有些不解。

妻子对他说: “你不让我去高原陪

## 两情相悦

“我的休假单批下来了!” 视频电话刚一接通, 老马就激动地告诉妻子即将休假的消息。

“那你赶紧买票, 我在家等你。”电话那头, 妻子难掩内心的喜悦。为了和老马一起休假, 她已经连续上了一个多月班。老马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 眼睛有些湿润……

妻子是一名医护人员。4年前, 两人经一位亲戚介绍认识。一个是身着戎装的钢铁卫士, 一个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两份肩负特殊使命的职业, 使